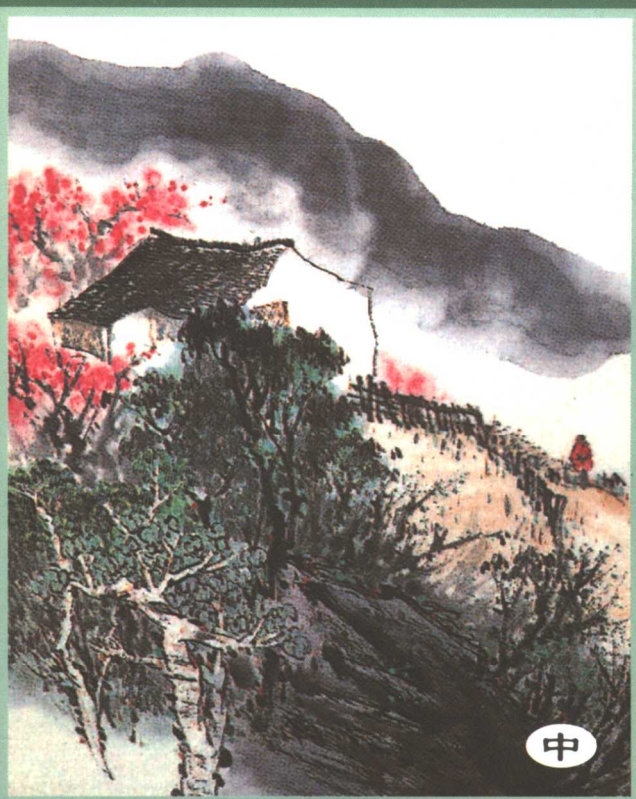


云中岳武侠精品

万丈豪情

独霸江湖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独霸江湖系列

万丈豪情

(中)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七章	义无反顾	(331)
第十八章	虎穴雄风	(352)
第十九章	视死如归	(374)
第二十章	祸福须臾	(395)
第二十一章	大显神威	(416)
第二十二章	风雨前奏	(436)
第二十三章	一招伤敌	(456)
第二十四章	分道扬镳	(477)
第二十五章	招灾惹祸	(495)
第二十六章	危哉绮乡	(518)
第二十七章	龙亭之会	(539)
第二十八章	浮屠古堡	(560)
第二十九章	夺魄金梭	(582)
第三十章	慑魂魔音	(602)
第三十一章	群雄萃聚	(622)
第三十二章	初会太清	(644)

第十七章 义无反顾

玉琦和神剑书生并未胆怯。屹立不动。

姜志中惊叫后，骤然止步，菁华关心玉琦，便待奔向前面。

志中伸手拦住她道：“不可乱了章法，且稍待。”

黑无常和两头怪兽，见他们全都止步，却没有转身逃命之意，似乎一呆。随之，两头怪兽发出两声号角似的狂吼，摇摇晃晃分左右抄出。黑无常也发出嘿嘿狞笑，长长的假舌不住摇晃，向前欺近。

神剑书生似乎有点心怯，他退后两步，即向玉琦靠拢，手中剑徐徐举起。

玉琦突然向前一跃，截住黑无常，厉声道：“阁下装神弄鬼，吓不倒敢于深入虎爪山的人。让开！”

黑无常“呸”一声将假舌吐掉，“刷刷”两声，两只假脚突然向玉琦飞砸，来势奇猛。

玉琦不闪不避，长剑左右轻拨，将两只假脚带得向侧疾飞，反向两头怪兽射去。

这一瞬间，黑无常长袍下摆自落，丈二的身材只剩了八尺，身躯还未落地，手中勾魂牌向前一伸，随着两段假脚之后，向前疾扑。

玉琦后面的神剑书生，也突用极为迅疾的身法，剑尖前指，

向玉琦身后冲上。

“哎……”菁华惊叫一声，挺剑疾射神剑书生后心。

两侧两头怪兽，也在同一瞬间，由左右扑向玉琦，四爪前伸猛扑而至。

也在同一瞬间，姜志中手一扬，两把飞鱼刺电射而出，向两怪兽飞去。

黑无常在玉琦长剑一拨之际，勾魂牌已经劈面递到，而他那黑色大袖中，飞出一丛淡淡的透明飞针。在这种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任谁也不会注意袖底飞出的针雨，只会将注意力放在勾魂牌上。

可是玉琦的天赋大异常人，机智超人一等，他不但已看出勾魂牌有异，也发觉牌下的细微电芒来势汹汹，更感到身后剑气压体。

事实上已没有他多作考虑的时间，求生的本能令他断然应变，他再次使用叠骨法，向侧急倒趋避。

在三方险恶无比的急袭下，他身躯突然变成高不足三尺的侏儒，而且像鬼魅似的向侧倒地，但见褐影一闪，他已侧射丈外去了。

真巧！左方那头怪兽正双爪按腹，仍以迅疾的速度冲到，人兽相接。

姜志中飞鱼刺出手，人向前急掠。两道电芒急射，左面那头怪兽似乎没将射来的电芒看在眼里，右爪一拂，想打落电芒，身躯仍向玉琦猛扑。

飞鱼刺被巨爪一拂，突向下一沉，“嗤”一声斜钻怪兽腹下，那两张本是收折着的薄翅，在楔入怪兽无比坚韧的腹革时，“咔”一声突然一张，整个飞鱼刺没入怪兽腹中去了。

怪兽突发出数声奇怪的嗯哼，双爪掩着裂开的腹部，却无法

止住冲势，仍向玉琦撞去。

玉琦还不知怪兽已经受伤，临危拼命，仓促间一剑猛挥，并一掌登出。

这一剑一掌，他已用了全力，不仅人兽难以禁受，大石头也挨不了这雷霆一击。

“啪嘭”两声，剑掌一击而中。由响声中可以听出，似乎击在败革上，剑并未砍入怪兽肌肤。

怪兽一声未吭，被震得倒退丈余，“砰”一声响，攒倒在雪地里，中剑掌之处，白毛飞荡。

姜志中也恰好赶到，伸手去拔已没入兽体内的飞鱼刺，突然冷笑道：“是人装的！”

在玉琦突然以叠骨法脱身的瞬间，神剑书生骇然大惊，不仅玉琦已在他剑尖前消失，迎面的无数飞针已一闪即至，勾魂牌也随后疾推而来。

幸而他是玉琦后方稍左之处扑上的，而且后距五尺，在绝顶高手说来，足以有闪让的时间。

他也向左一晃肩，一声虎吼，右手宝剑一振，腾升起千朵白莲，将右半身全部护住了。

后到的姑娘也到了，另一半飞针找上了她。只见她纤掌一挥，飞针如被磁铁所吸，大部倏然坠地。而剑尖前的十余枚，却回头反飞，倒袭黑无常鬼。

他的剑尖，原是指向神剑书生，但眼前景况却令她一偏剑锋，转向黑无常。

原来神剑书生用剑气震飞飞针，身形又进，攻向黑无常的右肋，一招“花中吐蕊”连攻五剑，却五剑如一，从对方腰肋攻入。

“要活的！”姑娘娇叱。她宝剑一振，勾魂牌立被震飞，扣指

一弹，一缕锐风急袭黑无常的胸膛璇玑大穴。

无常鬼向右一闪，伸手去拉腰中铁链，“哗啦”一声，向外抖出，飞砸姑娘的电芒。

神剑书生的剑，本来从无常鬼的腹部擦过，一招落空。可是听姑娘一叫“要活的”，他眼中杀机立现，向左一旋，招变“苏秦背剑”，错在铁链下，再向内一挥。

这刹那间，铁链无声而断，已被姑娘削断挑飞。

神剑书生那一剑，将黑无常的肚腹横剖了一条大缝，肚肠外涌。

黑无常向后一踉跄，右手链把坠地，左手在掩向腹部之际，“得”一声掉下一个灰黑色的五寸长针筒。他用左手掩腹，用凄厉的语音颤声叫道：“少……公……你……”

“砰”一声巨响，他倒下了。

菁华收剑旋身，凤目中突然射出直可透入肺腑的寒芒冷电，横剑当胸，盯视着神剑书生。

神剑书生打一冷战，收剑拱手道：“抱歉，赵姑娘，在下失手了。”

姑娘冷冰冰地说道：“杨大侠，这恶鬼刚才可是叫你？”

神剑书生脸色苍白，强笑道：“在下并没……没……”语声未落，“当”一声他隐于肘后的宝剑坠地，以手按在右股上，屈下一膝，向前扑倒。

恰好玉琦奔到，他赶忙伸手抄起神剑书生，变色大叫道：“大哥，怎样了？你……你……”

神剑书生虚弱地叫道：“我……中了毒针……股……下……”

原来在黑无常临死前掉下的针筒，射出一支肉眼难辨的飞针。要不是神剑书生恰好旋身，定然射入腹中了。

玉琦大惊，抱着他奔向一侧数株古木后，褪下他的长裤，替

他检验伤势。

神剑书生则拼余力挣扎，探手囊中取出一颗丹丸，吞下腹中静待变化。

玉琦惶急地惊叫道：“哎呀！是凝血之毒。大哥……糟……”

神剑书生软弱地说道：“贤弟，不打紧，让我憩息片刻，我可行功疗伤，将毒迫出体外。”

这时姜志中也到了，他凄然摇头，将拾来的针筒在掌心摊开，说道：“恐怕麻烦大了，这针筒发时无声，中藏三支飞针，可远射五丈外，能击破高手的护身气功，无坚不摧。看形态，极像传说中的‘夺魄神筒’，乃是勾漏山的贼和尚，百毒如来昙宏之物，中藏歹毒绝伦的凝血针。中者不论人畜，浑身血液逐渐凝结而死。”

“姜叔叔，怎么办？这……这……”

“除了百毒如来的独门解药，只有千年玄参可解此毒。目下别说无此神物，即使有少林派的武林至宝八宝紫金夺命丹，亦无济于事。惟一可行之法……”

“怎样？姜叔叔。”

“放血，或可延长他的性命。”

神剑书生张开眼，软弱地说道：“不成了！我无法行功，天……绝……我也！”

玉琦猛地撸起衣袖，伸指甲在小臂上一划，鲜血如泉地涌出，塞入神剑书生口中，说道：“喝下我的血。”

姜志中和赶到的柏、周两人，同声大叫道：“贤侄，使不得！无济于事。”

玉琦将手臂创口，已塞住神剑书生之口，说道：“我的血或可解毒，聊尽人事。”

远处的华、茵俩姑娘，她们因神剑书生已褪掉下裳，不敢走

近，却同声大叫道：“琦哥，你……你怎么这般愚蠢？天哪！”

怪事出现了，神剑书生只喝了两口血，脸色由苍白变回红润，而股下紫黑色的肌肤，也渐渐恢复原状。

姜志中骇然，他想不到玉琦竟然有此能耐，以自身血液可替人化解奇毒，普天之下所未曾有。

但事实上玉琦办到了，不由他不信。他一看神剑书生肌色一变，忙道：“贤侄，可以了。”伸掌在创口处一按，运内力向外一吸，掌中，多了一根长仅一寸，已化掉一半的绣花针。针看去似乎透明，但略泛绿色。

玉琦止住血，脸色略苍。柏永年推他走开道：“贤侄，小姐那儿有丹药，去。”

菁华在远处向他招手，接到人先塞两粒丹丸入他口中，用只有他们方可听到的语声埋怨地道：“琦哥，你为何救他？”

“噢！华妹，为情为理为道义，救他乃是本分中事啊！华妹，你……”

“哼！要不是你的身法诡异迅疾，他那一剑恰好要贯穿你的后心。”

“他是为了救应我才出手的。华妹，别冤枉了他。”

“琦哥，我知道你的心地光明磊落，以己度人，但旁观者清，我相信我的观察力可洞穿他的心地。”

“华妹有何所指？”

“他对你没安好心。”

“他没有理由。”

“我敢断言，他们已知道你的身份，已由活擒改为立下毒手。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至少他不时显露不利于你的作为，已说明他无时不在打主意计算你。”

“我想不会的。无为帮的清字坛主逍遥道人，可能是太清妖

道门下，如果是的，无为帮定然是太清妖道在主持帮务；要取我性命的人，该是为无为帮。但他曾多次诛杀无为帮之人，已可证明他不是无为帮的人。”

“时机未到，他为了取得我们的信任，用几个帮中三流人物做枉死鬼，并无不可。就像这个假扮无常鬼的人一般，死在自己人手中，确是冤枉。”

“反正这假鬼势在必死，绝逃不出我们之手，他何必多此一举？”

“原因也就在此，他要灭口。”

“华妹，你这论调太武断了些。”

“绝不武断，他可以在叱喝留活口之后，毫不困难地撤身，但他竟然挥剑斜旋，恶鬼临死前打了他一针，所说的三个字我没听清字义，但脸上怨毒惊讶的神色我全皆了然，显然他死得很不甘心。”

玉琦仍固执地摇头，苦笑道：“事实上他没有计算我的理由。”

姑娘也摇头苦笑道：“我无法说服你，你太固执了。今后，我希望你不再和他走在一块儿。”

“华妹，谢谢你的关心，我会保重我自己的。”

这时，飞虹、逸电两侍女已将两个假扮怪兽的人，剥掉披在外面的兽皮，发现那是两个高大雄壮的中年人。

周岚则检查无常鬼，向这儿高声叫道：“这家伙也是假扮的，脸上全是零碎。”

姜志中问道：“可是个和尚？”

“倒不是和尚，是年登古稀的老家伙。”

姜志中将夺魄神筒塞入怀中，不解地说道：“怪！百毒如来之物，何以到了这家伙手中的？”

久不发话的茜茵姑娘说道：“夺魄神筒百毒如来造有三具之多，还是这十年间传出的事，以前无人得知他有这种歹毒玩意。武林中人对自己的独门奇技，珍逾性命，百毒如来竟然将此物交与这人，他们之间定有极为罕有的交情。”

菁华恨恨地说道：“可惜他死了。”

玉琦脸色一变，愤然地说道：“这么说来，百毒如来也在这些人中与我们为难了。”

茜茵神色凛然说道：“百毒如来乃是太清的至交好友，在回龙谷曾出过死力。这些人定然是太清妖道的手下……”

菁华姑娘赶忙伸手掩住她的樱口，不令她往下说，目光向大树方面瞧，低声道：“不可说，注意他。”

“他”，是指神剑书生。柏永年在那儿照顾，这时伸手向这儿急摇，制止茜茵往下说。

玉琦说道：“快闯！时候不早了。”

远处柏永年也说道：“杨老弟已无大碍，走啊！”

众人全重行上路，神剑书生不但精力尽复，似乎更有精神，向玉琦不住道谢，仍和玉琦走在前面。他脸上神色千变万化，不知他在想些什么。

奇怪的是，沿途似乎未再发现敌踪，在山崖石壁之上，不时可以发现枯骨。按情形揣测，如果没有大雪覆盖，这一带可能随处皆有朽骨，可算得是人间地狱。

众人心中愈来愈紧张，树林愈来愈密，似乎四面八方皆有憧憧鬼影，都有人伺伏。

终于，他们小心翼翼地降下谷底，松林已尽。前面，是一处谷中平原，漫山遍野的白雪，一望甚觉辽阔。而对面山坡，却是怪石嶙峋，其色青黑的岩石。再往上，就是虎爪山的中峰。

由这面往对面看，仅可看到三只爪尖伸向谷中，另两爪被左右的山脚挡住了视线，无法看到。

中峰前伸，在山与爪甲之间，有一段略低的峰峦，可是无法看清。在那一带，参天的不凋松桧绵亘不绝，看不到冰雪，而且雾气蒸腾，足有七八里宽广的范围，真像是另一个世界。

山谷平原中，间或有一丛丛凋落了的树林，并有不少假山一般的奇形怪石矗立其间，显得阴森可怖。

整个山谷没有任何声息，沉寂如死，寒风不烈，徐徐掠过覆盖满冰雪的树梢，并没发出啸风之声。

对面山脊的雾气，袅袅上升三五十丈，即随风而逝，化为雪屑落至山谷之下。

玉琦用剑一指远处雾气蒸腾处说道：“那儿有地火穴口，定然是虎口崖，可能即是笑阎罗的巢穴，因何不见人影出现？”

姜志中相度良久，沉声道：“他们定然设有毒谋，不容置疑。既然他们让我们平安到达，在这儿将有极为凶险的埋伏。”

神剑书生撤下宝剑道：“既来之则安之，龙潭虎穴，咱们也得闯上一闯，在下在前开道。”

志中目光仍不离开对面雾气蒸腾处，说道：“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我们只有向前闯的一条路可走。请大家注意，万一失散，就在这儿聚会。”

玉琦举剑叫道：“咱们闯！”

神剑书生也扬剑叫道：“走啊！”

刚下到谷中平原边缘，突然对面响起一声震天长啸，破空传到。

“呜……”整个山谷，充满了颤抖凄切的胡笳声，山谷为之应和，令人心弦为之狂震。

爪根雾气蒸腾处，山石的边缘，一排高秆突然耸起，在胡笳

凄切中，徐徐升起一面向白色的招魂幡，在高空迎风招展，令人触目惊心。

“哈哈……”后面来路也突然响起中气十足的长笑。

众人转首一看，从他们降下山谷之处，一字儿排列着三五十面火红色的长幡，已将回程要道堵住了。

菁华姑娘冷哼一声，脱掉风氅往肩头一挂，将肋下一个绣有一头飞凤的革囊移到顺手处，神情冷冰冰地说道：“要是他们一拥而上，今天只好再开一次大杀戒了。”

众人纷纷重行结束停当，飞虹一面笑道：“如果面软心慈，今天谁也出不了这阎罗之谷。”

前面的玉琦，用剑向远处巨石堆一指道：“是啊！阎罗之谷，瞧那儿。”

在百十丈外，雪堆中耸起五十块巨石，有一块四五丈大的巨石上，刻了八个大字，虽然有点模糊，但只消略一定神，仍可分辨。

八个字是：“极乐世界，阎罗之谷。”

志中大笑道：“哈哈，这是天堂，也是地狱，咱们的机缘倒是不坏。”

玉琦也大笑道：“天堂地狱，任我遨游。咱们三生有幸，得见识何为天堂，孰为地狱。”

神剑书生也笑道：“幸生不生，必死不死，咱们对生死两途，各有一半机会，该闯了。”

菁华突然向他说：“杨大侠言不由衷，死之一字，似不应出诸杨大侠之口。”

神剑书生扭头向她注视半晌，神情十分复杂，瞬息万变，最后淡淡一笑道：“赵姑娘认为在下带有语病吗？”

“正是此意。”

“有说乎？姑娘何以教我？”

姑娘也淡淡一笑道：“杨大侠剑术通玄，号称神剑，阎王谷妖魔小丑，何足道哉？故而与死字无缘，生机旺盛。”

“姑娘取笑了，在下末流之技，岂敢自傲？江湖中像在下这种材料，简直是车载斗量，哪敢奢言神剑？”

“这是小女子肺腑之言。”姑娘语气甚谦，但凤目中的冷电却似万载寒冰，逼视着对方。

神剑书生心中一虚，转首漠然一笑道：“在下所说生死机会各半之语，也是肺腑之言，姑娘若是不信，那也是无法之事。”

玉琦怕他们说僵，忙出声打岔道：“反正生生死死，都无法打动我们。该走了。”说完，便领先向前走去。

到了巨石之前，他仰天发出一声长啸，并大喝道：“正主儿已前来拜山，可有人出来接待吗？”

没人回答，空山寂寂。他又喝道：“主人既是大名鼎鼎的笑阎罗，为何如此小家子气？快滚出几个人来答话。”

蓦地，在最右面山谷末端，隐隐传来厉笑之声。

众人皆未加重视，但神剑书生却面色一变。由于他走在前面，没人注意到他的神色。

玉琦见没人回答，仗剑而进。

茜茜在后面叫道：“琦哥，里面是否设有阵势？”

玉琦答道：“目前难下定论，但似乎没有。”

神剑书生问道：“贤弟，你会奇门生克之学？”

“略识皮毛，大哥可别见笑。”

“贤弟，你确是人间奇材，愚兄羡慕得紧。”神剑书生一面说，一面有意无意间向玉琦靠去。

玉琦在菁华一再提醒下，已生戒心，一面运功戒备，一面留神注意神剑书生的举动。

可是神剑书生并未有异动，突然说道：“小心了，前面有人。”

两人向右一闪，以奇快的身法绕过一座大石，便看清了刻字巨石之后约十余丈，雪地里坐着两个白袍老人，一个手执盘龙拐，正是恨天翁；一个年纪要小三十余，也有一甲子多岁，生得鼻直口方，红光满面，慈眉善目，端的人才一表。他的腰下，系扣着一把古色斑斓的长剑。

在两人后面，分立着一身穿天青一紫红的两个劲装中年人。穿天青色劲装的人，正是江湖客邱应昌。

“咦！是邱前辈。”玉琦首先便认出邱应昌，出声呼叫，并向前急掠。

邱应昌脸露喜色，向巨石下一指，说道：“杨贤侄，看那儿。”

玉琦闻声止步，扭头一看。巨石下，并排躺着八具尸体，白衣白面罩，正是笑阎罗的党羽，看去全僵了，但看不出伤痕。

后面姜志中一行人都转出石后，并未近前，挺兵刃向四面戒备，虎视眈眈。

玉琦奔近老人，说道：“邱前辈别来无恙，一向可好？”他举剑行礼。

江湖客邱应昌抱拳回了一礼，说道：“托福，贤侄，来见过恨天翁伊老前辈和……”

他还未说完，那花甲老人突然接口道：“邱老弟，请勿将老朽的名号说出。”

又对玉琦道：“小哥休怪，老朽萍踪四海，少管闲事，不愿留名。为了便于称呼，可叫我孤老儿。”

恨天翁大笑而起道：“咱们这些老不死，全是孤老儿。”

玉琦心中一动，心说：“怎么这般巧？又遇上了恨天翁，难道说，他真与毒无常在计算我不成？”但他仍然向两人行礼。

恨天翁向神剑书生一指，呵呵大笑道：“少年人，你心中仍在不服，没忘了翠云峰下之耻，是与不是？”

神剑书生冷冰冰地说道：“在下确有此想。”

“别挂在心上，老朽今日阻你们前往冒险，算是将恩抵怨。”

玉琦变色地问道：“你要阻我们？”

“正是。”

“为什么？”

“前途多舛，不去也罢。”

“笑阎罗吓不倒晚辈，何况晚辈还有朋友落在他们手中，此次前来虎爪山，有如破釜沉舟，断无后退之理。老前辈明鉴。”

恨天翁面色一怔，说道：“虎爪山安下毒计，诱你们前来之人，不是笑阎罗，那老阎王也是受愚者之一。”

玉琦讶然叫道：“不是笑阎罗？”

神剑书生悻悻地说道：“哼！这老鬼又胡说八道。”

恨天翁瞪了他一眼，继续往下说道：“这虎爪山前阎罗之谷，三十年前确是笑阎罗的屠人场，但后来他洗手改邪归正，隐居在太室峰之南，据说与少林方丈当今掌门密伽尊者瞿谛交上了朋友，岂会引你前来计算之理？何况他根本没有这许多党羽？”

“那么，老前辈可知是谁人所为？”

“老朽也问不出所以然，这些人行事异常残忍，无法擒到活口。”

“不管是与不是，晚辈必须前往一走。”

“目下四面伏兵齐出，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由原路突围，日后设法再来。”

“晚辈无法再等，机会不再。”

恨天翁叹口气道：“事实上老朽和孤老儿确是真心相助，尤其是孤老儿，他恨不得立即动手，可是我们都爱莫能助。”

“晚辈心感盛情。”

“惭愧，老不死的第一次碰上这种棘手的事。那些狗杀才们在虎口崖上布了许多高手。高手并不在我们眼下，难在你们已有人质在他们手中，除了你们之外，任何人若想闯上，他们便声言要毁人质，可把我们难住啦！”

孤老儿也叹口气道：“也难在老朽与你有恩怨牵缠，利害攸关，无法置其他于不顾，一意孤行助你反而误了你的大事。”

玉琦一怔，困惑地说道：“老前辈与晚辈有何恩怨牵……”

“目下不必说，不可说。在这谷底平原中，老朽与伊前辈却可助你一臂之力。”

玉琦又是一怔，且有点心惊，孤老儿竟叫恨天翁为前辈，难怪恨天翁的功力有如许深厚。自己真要和他动手，恐难接下他三招两式。幸而他仗义相助而非为敌，不然可就讨厌哩。

恨天翁一摆盘龙拐，呵呵大笑道：“既然要去，走啊！老不死的送你们一程。”

两个老家伙身形一动，便已远出六七丈，江湖客和另一位中年人，功力却差远了，他们落在后面。

玉琦和神剑书生晃身便追，向前急射。

走了里余，众人倏然止步。

在前面怪石古林前缘，一字排开一群白衣人，只露双目，足有三十人之多。

恨天翁仰天长笑，笑完说道：“谁挡老不死，他得先死。小哥儿，杀啊！哈哈！”

他在长笑声中，扑向中间为首的三个人影。

三个白衣人两面一分，中间那人身材稍矮，手中倒提着一条